

【卓爾不群】大傳系傑出校友 金馬金鐘常客 楊雅喆影劇傳達真切感受

卓爾不群

【記者李沛育專訪】近幾年臺灣影劇大爆發，無論是在串流平臺或是電視上，都可以看到大傳系校友楊雅喆的作品，2021年話題夯劇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，改編自吳明益同名小說，重現1980年代臺北中華商場榮景，劇中完美還原該年代的氛圍與深刻的主題呈現，讓本劇榮獲第56屆金鐘獎14個獎項提名，最終獲得最佳戲劇、導演等6項大獎。

擔任編劇與導演 獲金馬金鐘多獎項肯定

電影《囧男孩》中的「騙子一號」與「騙子二號」運用天真無邪的視角，帶領觀影者體會現實中的悲歡離合；《女朋友·男朋友》闡述臺灣生氣蓬勃發展的八零、九零年代，主角三人在時代下的選擇與其中的情感糾葛，此一作品讓法文系校友桂綸鎂獲得金馬獎與亞太影后榮銜；《血觀音》窺見臺灣近期政治發展，角色們談話間的暗潮洶湧，全片充滿巧思安排，吸引觀眾一看再看。以上優秀的影視作品，都源自於導演與編劇楊雅喆之手。

許多人好奇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創作歷程，楊雅喆表示：「當初閱讀小說時，一直對於童年時候的中華商場有所共鳴，想拍出自己的童年記憶。」面對一些看過原著的觀眾表示與原著差異大的疑問。他坦言，同名小說其實語言意境很美，如散文般行雲流水的寫法，並無劇本架構可言，對此他不得不改動原著。這是許多小說等書寫作品中，翻拍成影視化作品中常見的情況。在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劇本中，核心主題逐漸浮現——「因為失去，才會記得它曾經是你的。」該劇在網路上造成迴響，是部讓人想回味再三的影集。

拍攝廣告駕輕就熟 重拾劇本創作

回顧多年的從業經歷，不難看出楊雅喆的果決。起初考入淡江法文系，適逢傳媒產業的興起，加上繁瑣的文法讓他對法文興趣缺缺，毅然決然轉入大傳系。畢業後以新聞記者作為志業，恰逢當時記者職缺呈現僧多粥少，無緣當上記者。所幸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能結合自身所學的廣告助理，為他之後的導演路打下基礎。隨著時間流逝，楊

雅喆在廣告產業上逐漸駕輕就熟之餘，愈發覺得廣告產業彷彿一灘死水，了無生趣，因此把觸角伸向電視和電影創作，重拾劇本創作。

「我不想寫虛假的故事，藉由作品傳達真切的感受，一直是我創作的初衷。」觀看楊雅喆過往的戲劇作品，無論劇情意象為何，都具有與當下社會議題的連結，讓人省思。結合多年的編劇經驗，他以與Sony Mobile合作的手機廣告短片《母娘的愛在滾》為例，剖析如何撰寫劇本，首先設想以三句話就可交代的簡短故事，由此不斷延伸，設計成大綱等細節後，劇本便自然形成。他說道：「故事劇本的內容必須讓觀眾產生『為什麼？』、『然後呢？』和『啊～這樣啊！』等多個情緒起伏，才算個合格的劇本。」

在劇本創作的道路上，楊雅喆始終謹記著本校實驗劇團指導教授丁洪哲的一句話：「用淚眼看人生」。「唯獨有一顆同理心，才能創作出好且多樣化的劇本。」是他對丁洪哲老師這段話的詮釋。從他的創作歷程中不難發現，楊雅喆始終不忘老師的教誨。《血觀音》細膩精彩的政治鬥爭戲碼、《囧男孩》的童貞視角看待社會變遷等，令人難以想像，這精彩作品其實是出自於一位爽朗率直中年男子的筆下創作。

以運鏡的場景說故事 精簡臺詞

待在淡江實驗劇團的時光，是楊雅喆從業後最懷念的瑰寶。經過實驗劇團的歷練，他擔任過演員等多種職務，因此當轉換為導演時，更能設身處地為演員著想，成為業界出了名「疼演員」的導演之一。除此之外，他的作品風格對臺詞的描寫大多精簡，更著重在運用鏡頭語言，他認為，利用影像涵蓋到的場景等細節，觀眾也能讀懂編劇想表達的臺詞，「所以能運用影像呈現的內容，無須再讓演員增添台詞，臺詞更適用於描寫角色的心理狀態。」在電影作品《血觀音》即可窺見一二。

除了為人熟知的導演與編劇身分外，他也參與《myfone行動創作獎》評審，他表示，電影長片《怪胎》是全程運用iPhone XS Max拍攝的作品，加上運用行動裝置拍攝的短片競賽如雨後春筍般爆發，創作者不應侷限自身的眼界。楊雅喆形容，影視作品的概念與寫文章如出一轍，「除了透過攝影機進行影音創作外，手機與我們形影不離，隨時可記錄著生活周遭的素材，影像是一門世界共通的語言，藉此傳達創作理念。」

擔任《myfone行動創作獎》評審，他分享，獲得首獎的作品大多不是出自於專業，鼓

勵有志想從事影音創作的學生們，可從短片類型的比賽著手練習鏡頭語言，並多觀摩好的影集，揣摩並吸收當中的影像語法，逐步建構出屬於自己的影像語言，此類型的創作並不需要照著課本走，但一定讓自己產生認同感。

談及時下年輕人如何走出迷茫困境時，楊雅喆分享，「先思考為什麼會迷茫，其實想著想著就會有答案，最重要的是，去實踐答案，而不是站在原地空轉，做了之後，許多事情都會迎刃而解。」

2022/04/24



大傳系傑出校友楊雅喆謹記恩師丁洪哲的話：「用淚眼看人生」。（圖/楊雅喆提供）